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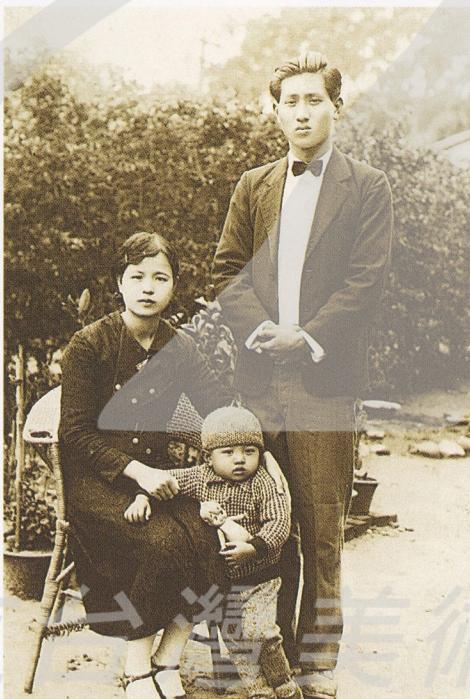
III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條條大路通羅馬

經濟的壓力、家庭的責任，都需要他義無反顧的一肩挑起。
何況，研究美術的途徑應該不只一條呀！

李澤藩1993年與夫人蔡配以及長子遠川合照。



1927

- ▶第一屆台灣美展舉行。
- ▶台北師範分為第一和第二師範。

到風城教書的李澤藩，才二十歲出頭，朝氣蓬勃，幹勁十足。

除了繁重的教學工作以外，還經常代表學校參加各類運動競賽，像跳遠、跳高、三級跳、團體接力、網球、排球、籃球等，幾乎無所不包。尤其他第一次參加新竹運動會時，在三級跳項目中，以十二米三的成績打破十米的舊紀錄，最令人刮目相看。

●日子雖然忙碌，李澤藩對繪畫的熱情還是不曾稍減，石川老師一九二六年，在「日日新報」上長期連載的水彩速寫，及

每幅作品所配的詩歌及說明，李澤藩經常抽空細讀。

●石川先生到新竹、苗栗一帶寫生時，也會找他當嚮導。竹籬邊，相思樹下，高大的李澤藩跟隨著石川老師，有時拿畫箱、裱畫紙，有時撐陽傘、灌水壺。師生一起畫遊台灣北部風光，其樂也融融。在

李澤藩的心目中，溫文儒雅又寬厚待人的石川欽一郎，是引領他進入美術殿堂的恩師，也是他最欽慕的學習對象。

●經過長期的醞釀，一九二七年由石川欽一郎、鹽月桃甫、鄉原古統及木下靜涯等四位日本「畫伯」提議，而由台灣教育協會籌辦的首屆官辦美術展覽——「台灣美術展覽會」（簡稱「台展」），終於開鑼了，吸引島上數百位東洋、西洋畫家的熱烈參與。第二屆「台展」，李澤藩的水彩作品「夏日的午后」首次入選，帶給他莫大的鼓舞。

李澤藩早期習作 水彩 26.8×24.3公分



●為了提昇地方美術風氣，新竹州教育會一九二八年開始舉辦「學校美術展覽會」。任教於第一公學校的李澤藩，連續十三年被指定為展覽會場的設計負責人。籌辦美展活動的過程，從會場的設計、佈置，到人力的分工、協調，工作既繁瑣又辛苦，但李澤藩卻毫無怨言。正如他往後常對學生所說的：「擔子愈重，學到的就愈多，往前走的脚步才會愈來愈有力量。」

●一九二九年，李澤藩和相識多時，溫婉嫋慧的蔡配女女士成婚，李太太是台中

梧棲人，原任教於大甲的日南國小。石川先生特別繪製一幅風景油畫，作為他們的新婚賀禮。

●同一年，李澤藩的「夕陽」獲得「台灣水彩畫會」首獎。這幅以街景為主題的寫生作品，構圖均衡、嚴謹。畫中，街道由左下方以對角線切過畫面中央，而後逐漸消

鹽月桃甫、鄉原古統、木下靜涯

鹽月桃甫，生於一八八六年，日本宮崎縣人，一九一二年東京美術學校畢業，任教於台北高等學校與台北一中，個性豪放不拘，作品筆觸流利，用色強烈，被稱為「野獸派鬼才桃甫」。他與石川欽一郎皆為台展西洋部的常任審查委員。

鄉原古統，生於一八九二年，日本松本市人，一九一〇年東京美術學校畢業，來台後任教於台中一中、台北二中，與台北第三高等女子學校。

木下靜涯，生於一八八九年，是四位「畫伯」中唯一不兼教職的專業畫家。他與鄉原古統均擅長山水花卉，兩人皆在台展的東洋畫部中，擔任常任審查委員。



後排右二為鹽月桃甫
右三為鄉原古統、右四為木下靜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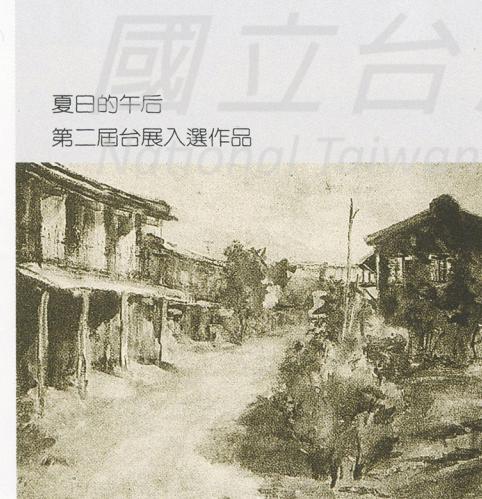
台灣美術展覽會

簡稱「台展」。一九二七年成立，由台灣總督府的輔助單位——台灣教育協會推展，分為東洋畫與西洋畫兩類，展出者為居住在台灣或與台灣有關係者，許多日本著名畫家都會被邀為評審委員。台展於每年秋季舉行，為當時藝文界一大盛事。一九三七的第十一屆台展，因中日戰爭而取消，次年改以府展形式進行，由台灣總督府直接贊助，持續至一九四三年第六屆後結束。台展與府展雖受到政治牽制，卻是日據時代台灣美術的具體呈現，也為日後台灣美術發展留下伏筆。



李澤藩早期習作 水彩 26.8×24.3公分

失於遠方。街道左右兩旁的樓房和樹叢則互相對稱、呼應。對角線的街道賦予畫面活潑的動感，左右對稱的房子則提供穩定畫面的力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畫中樹叢的表現方式以及摻合黑色的用筆，可以看出售承自石川欽一郎的繪畫風格。



夏日的午后
第二屆台展入選作品

●這幅獲獎的「夕陽」，被廣播電台以一百圓購藏。此外，因指導學童參加美術競賽，成績優異，又獲贈獎金一百圓。這兩筆獎金，終於讓李澤藩達成了赴日觀摩美術的心願。那時候往返台灣、日本之間的渡輪，三等艙的船票就要二十幾圓，約合李澤藩半個月的薪水。

►李澤藩畫遊日本。同年與蔡配女女士結婚。

●一九三〇年李澤藩到東京時，學長李梅樹剛於前一年考進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。和李梅樹住在一起的李石樵，則因連續兩年落榜，正日夜辛勤練素描，準備第三次重考。李石樵是台北師範學校低李澤藩一屆的學弟。他在一九二七年以五年級學生身份提出作品入選第一屆「台展」。李澤藩旅日期間受他照顧很多。

●李梅樹和李石樵在李澤藩回台之前，還分別送給他幾張石膏像的炭筆素描。當時要投考日本的美術學校，最重要的考試科目便是「炭筆素描」。

●當時，北師校友在東京美術學校進修的還有郭柏川、洪瑞麟、陳植棋等人，這些學長、學弟們熱烈研究美術的精神，叫李澤藩看了既感動又心動。

●那段期間，京都正舉行第十一屆「帝國美術展覽會」。李澤藩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當時最具權威的美展盛會。在國立京

都美術館，幾十間大展覽室裡，幾乎掛滿了兩百號以上的大幅油畫。李澤藩置身於擁擠的觀眾群中，深深感受到大規模、大氣勢的「帝展」所帶來的震撼。

●結束了一個月的美術之旅，當渡輪緩緩駛離東京外港，李澤藩站在甲板上，忍不住回頭再望向日本的陸地。儘管他的心也曾如暗流洶湧的海洋，幾度鼓動著想赴日學習的心。但是，腦海中父親疲憊的眼神卻讓他裹足不前。他知道，阿爸簷仔店的收入一向微薄；二哥澤祈自廣島高師畢業以後，才剛開始教書；而他自己也才成家不久。經濟的壓力、家庭的責任都需要他義無反顧的一肩挑起。何況，研究美術的途徑應該不止一條呀！

●甲板上的海風，濕濕鹹鹹的向他迎面撲來。李澤藩不禁懷念起風城的竹風。「條條大路通羅馬，我努力的在家鄉畫畫，還是可以走出一條路啊！」



1

(李欽賢提供)



2

(李欽賢提供)



3

1 李梅樹(前排右一)、
李石樵(後排右二)
與東京美術學校同學合影。
2 昭和年代東京美術學校
西洋畫科教室，
著西裝者為指導教授藤島武二
3 東京美術學校校舍

東京美術學校

成立於一八八七年，
為東京藝術大學的前身。
它位於東京上野公園內，
是日本美術界的權威，
台灣前輩藝術家多畢業於此校。
由於東京美術學校的教授擔任
台展與府展的評審次數頻繁，
無形中，東京美校的藝術品味，
也影響著台灣西洋藝壇。

●不論日本的「帝展」或台灣的「台展」西洋畫部，當時入選作品，幾乎都以油畫為主流。據目前已八十幾歲的李夫人回憶，李澤藩從日本回來時，也曾經嘗試畫過兩張五十號的油畫。不過，最後還是又回到水彩畫；原因是，油畫的材料比較昂貴，又不像水彩畫那樣便於外出寫生。而且，當時屋子太小，作大畫不方便。加上長久以來，受了石川老師的影響，對水彩這個媒材，已有了獨到的心得與深厚的情感，要改也不容易了。

●日據時期，能入選日本帝國美術院籌辦的「帝展」是莫大的榮耀。截至一九三〇年左右，入選「帝展」的台藉畫家，已有陳澄波、陳植棋、廖繼春、藍蔭鼎等人。「帝展」已儼然成為當時躋身藝壇的「龍門」。許多年輕的畫家都紛紛以入選「帝展」為努力的標的。而「帝展」得獎作品所標示出來的風格、走向，也無形中左右了

年輕畫家的畫風。

●李澤藩對「帝展」雖也有過憧憬，但他的個性喜歡自然恬淡，能否入選，倒是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」。加上他第一次參加「帝展」就出師不利，因船期延誤，兩件作品都被退回基隆海關，最後由運輸行代付海關費用，而畫也送給了該行老闆，從此他對「帝展」也就興趣缺缺了。

●事實上，對李澤藩來說，追求內心對繪畫藝術的理想，始終比追求外設的獎項要熱切得多。對繪畫本身的興趣，以及對鄉土景物的熱愛，才是他辛勤作畫的原動力。參加各類美術展覽活動的意義主要在於觀摹他人，切磋畫藝，激勵自己；不斷琢磨繪畫技巧，精益求精，超越自己，才是他繪畫的終極目的。

●另方面，他積極的投入公學校的教學工作，也是使他能以不忮不求之心參加美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。



帝國美術展覽會

簡稱「帝展」。為「文部省美術展覽會」改制而成，一九一九年由帝國美術院掌管。在帝展初始，日本畫極為盛行，但至一九三〇年代，日本畫開始逐漸衰退，西洋畫則迅速增加，此時，台灣與韓國留學日本的青年藝術學生參展者也不在少數。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時，帝展又交還文部省（教育部），改稱「新文展」。



2



- 1 李澤藩早期習作
年代不詳·水彩
26.8×24.3公分
2 日本帝展會場——
東京都美術館。
3 古園小庭
1935·水彩

1

3

1932

►石川欽一郎返曰。

●從日本回來那年，李澤藩的教學工作特別忙碌。因為他接手的班級，二年級時因導師生病而落後了進度。李澤藩義務為他們補課，每天都早一個鐘頭上課，晚一個鐘頭放學。如此勤學努力的結果，學期末了，該班竟創下全學年第一名佳績。

●後來，擔任六年級的教學時，李澤藩又獨創「文學畫」的教學法。他要求學生充分了解課文之後，再以繪畫的形式，將課文大意表現出來。一方面能夠知道學生對文章理解的程序；另方面，也有助於提高學生對繪畫的興趣。

●雖然教書工作已佔去部分時間，一有閒暇，他還是背著畫架到處寫生，只不過，石川老師已於一九三二年離台，和老師作伴寫生的日子只能追憶了。為了紀念恩師石川，李澤藩的長子遠川、三子遠欽，取名時分別沿用了石川欽一郎的姓、名各一字，以示感念之意。



1935年，新竹、苗栗、台中
先後發生大地震
李澤藩在當時畫了一系列的
「震後素描」

